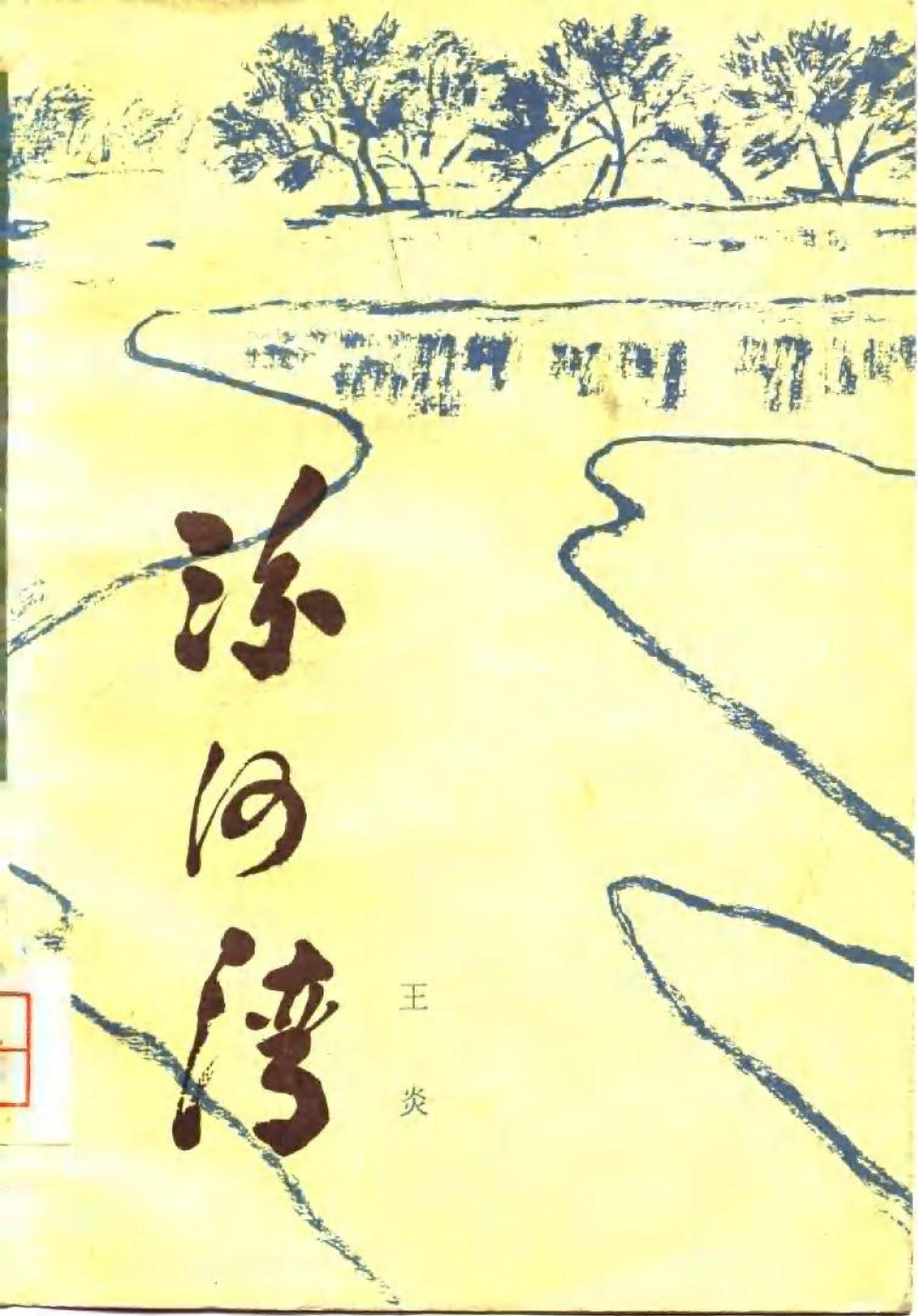




冻河湾

王
炎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同极左路线斗争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汾河湾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九七六年，党内的野心家猖狂推行极左路线，进行篡党夺权的时候，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趁机而起，他们城乡勾结，玩弄花招，进行破坏，同时利用一些权迷心窍和自私落后的人，妄图夺取大队领导权。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紧紧围绕引汾工程展开。通过种种矛盾冲突，塑造了老干部、中年干部、以及农村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

作品故事生动曲折，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流畅，富有地方特色，真实地描写出了当时农村的斗争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

汾 河 湾

王 炎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frac{5}{8}$ 字数：301 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0册

*

书号：10088-662 定价：1.15元

目 录

一	金山回村	1
二	扔石打人	19
三	老何下地	43
四	出乎意外	64
五	别有用意	80
六	仗势欺人	105
七	拉人下水	123
八	通过计划	136
九	火热的心	161
十	“不求人”上岭	176
十一	街头风波	191
十二	上马之前	204
十三	二愣砸瓮	218
十四	冬柳追根	241
十五	用心险恶	253
十六	偷卖箩筐	280
十七	还得整顿	293
十八	进城探亲	308
十九	徐磊进村	332
二十	下令检查	351

二十一	弄巧成拙.....	367
二十二	坚守岗位.....	379
二十三	半路截车.....	397
二十四	黄犯落网.....	408
二十五	奇怪的案件.....	423
二十六	凶手是谁.....	440

一 金山回村

深秋的太阳，当空照着，向大地喷洒下温暖柔和的光芒。天空湛蓝、明净，几朵棉絮般洁白的云彩，挂在吕梁山后遥远的天边，衬着兰瓦瓦的天空，显得异常恬静、深远而奥秘。阳光下，一条浮光耀金的大河，沿着连绵不断的吕梁山山脚，弯弯曲曲，忽悠忽悠地向南流去。这就是纵贯山西南北的汾河。

汾河两岸，庄稼已经收过，拖拉机正在耕地，显得非常开阔。新耕过的土地，湿漉漉的，被午后的阳光一照，蒸发起淡淡的白色雾气，散发出潮湿的泥土香味。交错在秋田中间的麦田，麦苗儿已经出土一抔抔高，绿茵茵的，长势非常喜人。

这是一九七五年的深秋季节的一天。

往年这个时候，一垛一垛的秸秆还摆在地里，打场的碾子、扇车还“吱扭”乱叫。今年却不同了，庄稼人从动镰开始，起早搭黑地扑在地里干活儿，一个大秋天好象没觉得怎地累就把地里、场面拾掇的干干净净，清清利利。如今各个队的劳力已经投入农田基本建设活动。修边垒堰的，起高垫低的，排渠打愣的，开小型水利工程的……汾河两岸的田野上到处人山人海，红旗招展。远处的吕梁山里还不断传

来“轰隆轰隆”的炮声，腾起一股股浓烟，那是山里的社员在移山造地，兴建引水工程……

这种紧张、热烈的生产景象，强烈地吸引着汾河东岸一个过路的行人。这是一个虎虎实实的庄稼汉子，看样子不过三十六、七岁，高大个头，黑红脸膛，两条浓黑的眉毛下燃烧着一对火一般明亮的大眼睛；头上箍着条白毛巾，在额前挽个结，走起路来那毛巾角儿上下一挑一挑，显得分外精神。这种结毛巾法儿，是晋中平原上的庄稼人祖辈相传的一种特殊装扮。

这汉子顺着汾河东岸上的一条机耕路，走走看看，看看走走，黑红的脸膛上洋溢着激动、兴奋的光采。拐过一道河湾，他忽然把手提的小挎包背在肩上，掂了鞋跳下河岸哗啦哗啦蹚着河水过了河那边。此刻河那边的山嘴上正围着几个人，他们拿着小红绿旗旗，测线标杆，比比划划，指指点点，看样子是要在这河岸上摆布什么工程哩。那汉子光着两只水淋淋的大脚一直蹦到那堆人跟前，竟然象着了迷似的，跟着人家兜开圈子，倒把那几个人弄得拿好奇的眼光瞅起他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盯着他不客气地问：“喂，你这人，你是那个庄的？这里又不是娶婆姨唱花戏，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庄没营生做了？”

那汉子憨厚地嘿嘿笑说：“看看学习学习嘛。”

那倔老汉还要说什么，一个拿小旗旗的姑娘忽然惊奇地转过头来：“嗨！我好象见过你，你是不是三年前来过俺们这里？”

那汉子依旧嘿嘿笑道：“你的记性不错。”

那姑娘高兴得跳过来：“是了是了！你是枣林庄的，叫什么山——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说着把两面小红绿旗旗合在一只手里，朝那汉子热情地伸过一只手来。那汉子也赶忙把手里的鞋合一手提了，握住那姑娘的手说：“我叫高金山，我也认出你来了，你是民兵连长，叫什么超英呀还是超美，对吧？”

那姑娘咯咯笑起来，两只水灵机敏的大眼睛一直在那汉子的脸上转，倒把那汉子看得有些不自在起来。那姑娘收住笑，忽然眨巴着眼说：“你的记性也不错，我叫超英。哎，那回你不是说你们枣林庄要修引汾高灌站吗？修成了吧？我们正想去学习学习呢。”

一句话，说得那汉子脸上更不好意思了。他顿了一下，依旧嘿嘿笑说：“好事多魔。那次我回去，不想我们老支书就一病不起，村上干部思想七股八叉，一拖拖到如今，还……”那汉子忽然转“守”为“攻”问：“哎，你们汾南大队呢？”姑娘一撇嘴说：“得了！没娘孩子过年——差不了多少。要不是大伙拧成一股劲，这阵儿还握旗息鼓呢！这不是，才铺搭开架架。”姑娘用小红旗指指那几个正在测量的人，又眉飞色舞地说：“哎：我说金山同志，这回你们的思想该统一了吧？该‘上’了吧？”高金山只是憨厚地笑，却不答话。姑娘急了：“怎么？你们还犹豫呀？依我说呀，你们也赶快动工吧，这么好的形势你们不‘上’还等什么？”姑娘一句赶一句，高金山依旧只是默默地笑。“你是怎么了？得了笑症了？怎么老是哑默默的笑呀？说呀！”

直到这时，高金山才不紧不慢笑呵呵地说：“索性等‘人

家’把话都说完嘛。”

一句话说得姑娘又咯咯笑起来，笑得前合后仰，几乎笑闪了气。末了，强忍住笑，说：“我这个人就这毛病：处处搞‘一言堂’——哎，我倒忘了问你，你这是打哪儿过来呀？”

高金山认真地说：“刚从县里回来，路过这儿，瞧见你们在这儿测量，折过来想取取经。”

姑娘“咄”了一声，又尖声锐气地笑道：“你倒是个学不够——三年前来学，这阵儿又来学，学吧，你看有什么好学的就学吧！我们不保守。”姑娘咯咯笑起来。

这位庄稼汉子高金山，是西岭公社枣林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兼第二生产队队长，三天前，县里召开各大队负责人会议，传达县委关于大干农业的决议，枣林庄的老支书高老松卧病在床，出不了远门；公社要大队长郑昌茂去，郑昌茂推说他胃口不好，也不能去。公社书记杨帆只好点名让高金山去了。高金山早巴不得叫自己去，他听了传达后，开了眼界，长了心劲，越觉得枣林庄非大步往上赶不行了。解放多年了，面貌不改，山河未变，产量老是和尚帽子平不塌，怎么对得起革命先烈啊！怎么对得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啊！他几年前就在心上酝酿成熟的改水方案又象春天的种籽，破土而出。在县里，白天听传达，晚上和大伙儿讨论，各谈各自的打算，大家听了他的想法，都鼓励他打好这个漂亮仗！他又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向县委书记李明同志口袋里边倒西瓜地讲了一遍。李明同志很支持他，并且告诉他一件使他更高兴的事：省委派下的工作组都直接到村里去了，枣

林庄也去了工作组。李明同志要他多听取省委工作组的意见，和工作组团结一道，尽快改变枣林庄的面貌。

高金山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张着大嘴乐傻了。会议一结束，他从县委出来，连下午两点发往汾南的班车也等不得，买了两个大饼子，一边啃着，一边就甩开大步往村里赶。一路上，他看到各个大队都已经大“动”起来，心里更是又高兴、又着急。眼馋人家各个大队雷厉风行，说上就上的干劲，恨不得插翅飞回枣林庄，把一路上看到的情景和自己的感想告给枣林庄的干部、社员。可是，当他一想到卧病在床的老支书、思想不阴不阳老跟他扭不成一股劲的大队长时，心上就感到发凉发急，隐隐不安。

离开汾南河边，他下决心埋头赶路了。他那柱子般粗壮的双腿一步足迈三尺多，两只石夯似的大脚踏得大地“咚咚”响。深秋的晚风，习习吹来，本来已是冷嗖嗖的，但他那酱红色的大脸盘上反倒汗流水洗，冒着热汽。一口气又走了十几里地，当他爬上黄金岭时，抬头望望天边，太阳象个大火球似的正往吕梁山西边滚落。愈接近家乡，他的心情愈不能平静。他站在黄金岭的高处，激动地向岭下望去：黄金岭下的一个小土坪上，一片浓密的枣树林簇拥着一个高高低低的小村子。汾河水绕过黄金岭的山脚，顺着枣林庄村边的土崖向南流着，夕阳的余辉给那浓浓密密的枣林镀上了一顶金色的桂冠。几缕白色的炊烟，从枣林深处袅袅升起……高金山望着望着，禁不住心里埋怨道：“枣林庄啊，你还这么平平静静啊！”

其实，此刻的枣林庄并不平静。

枣林庄是汾河湾一个二百来户人家的生产大队，背山临水，风景美丽。但它却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子。村子座落在黄金岭下的卧龙岗上，土地都挂在黄金岭的土坡上，汾河水就在它的脚边上流过，可祖祖辈辈的庄稼人却见不到一亩水浇地。

高金山一口气从黄金岭上走下来，远远瞭见枣林庄的十字街口聚集着一堆人，他颠颠颠小跑过去，见是刘世盛和几个社员正往墙上贴大标语。旁边的墙上、附近的枣树和电线杆子上已经贴了好多条。高金山仔细一看，上面写着：“热烈欢迎省委派来的工作组”、“热烈欢迎工作组指导我队工作”……高金山心里高兴，禁不住喊了声“世盛叔！”。

刘世盛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六十来岁，光光的脑门，高高的鼻梁，看样子就会知道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干部。此刻，刘世盛正拿笤帚手忙脚乱地指挥人们往墙上刷浆子，贴标语，显然这些帮手们干活都不太称他的心意。他一会儿怨这个把浆子刷多了，一会儿怨那个把标语贴歪了。他正急声怨气数落着，忽然听见高金山的叫声。

“哟！金山哪！”刘世盛一看见高金山，撂下笤帚迎上来，又惊又喜地说，“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嘿，我方才还跟大伙叨咕你哩。我算天气，估摸你少说也得七八十来天才能回来。嘿，快先给大伙说说，这回到县里开会，一定收获不少吧？”

“嘿！这回可真大开眼界啦！”高金山恨不得把心里话一下子全倒出来，“世盛叔，这回听了县委的部署，还有别的大队的打算，更感到咱们太差劲啦！咱们再这样老牛拉车

慢慢腾腾，可要挨鞭子啦！”

“是呀是呀！我早就说嘛，咱们老这样不死不活可怎么行！唉！”刘世盛叹了口气，忽然又眉飞色舞地说，“金山哪，我还忘了告你个大好消息——你知道谁来了？”

“是工作组来了吧？”高金山笑说，“我在县上就听说了。”

刘世盛摇头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刘世盛故意卖了个关子。

高金山着急问：“还有什么好消息呀？”

“哈哈哈哈哈！我要给你说了呀，保险叫你高兴的跳起来！”刘世盛咽了口唾沫，才神秘地说，“你猜工作组是谁的头？”

高金山摇摇头。

“看看看！料想不到吧？就是我成天价给小青年们讲的，当年在咱们这汾河湾一带打游击，还救过你的命的何大队长何光！”刘世盛得意地晃着脑袋。

“什么？何大队长来了？”

高金山又惊又喜，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把抓住刘世盛单薄的膀子：“真的？在什么地方？”说着甩起挎包拔腿就要朝大队部跑。

刘世盛一把拉住他，笑说：“瞧你！打闪就是雷！你先等等，我得给你说句话。”他脸色严肃起来，“省委工作组来了，这么大的事，满村上连条欢迎的标语也不贴，这象啥话？我从地里回来，心上怎也过不去，这才……唉！”刘世盛说着又把高金山往旁边拉拉，低声说：“金山哪，你世盛

叔早想同你说句过心话，如今老支书躺在炕上理不了‘朝事’，昌茂又象个没头苍蝇，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工作抓不到个点子上。如今就靠你啦，你可得主动把枣林庄的担子挑起来哪！只要你干，你世盛叔情愿把这一罐子血倒出来浇培你！”

高金山一向认为刘世盛是个细心而又有主意的人。这阵听见他说村上连张表示欢迎工作组的标语也没贴，觉得也说的有道理，他一心急着想去看工作组，看何大队长，便朝刘世盛感激地说：“枣林庄的担子要靠众人齐心来挑！”说罢，拔腿便朝大队跑去。正跑着，忽然听见饲养院的墙豁口里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饲养员江河老汉。

江河老汉端着草筛子，站在墙豁口里说：“金山哪，你刚回来吗？你过来，大叔跟你说个事儿。”

高金山答应着朝江河老汉走去。

高金山对这个饲养院是非常熟悉的，也特别有感情。这里是社员们经常聚集的一个地方，一年四季，几乎天天晚上有许多人来，有的人晚饭都端到这里来吃，谈论着各式各样的新闻，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家庭纠纷，真是无所不谈。因此，这里既是新闻的集中点，又是新闻的传播点。高金山也是这里的‘常客’，不仅熟悉这个院子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更熟悉的是这里的主人江河老汉。老汉今年六十二岁，中等个头，身材精瘦，酱色的长条脸上，布满了纵横的皱纹，头发和胡子都已花白了。在那长长的花白眉毛下的两只大眼，却显得格外明亮。人们说，江河老汉长得是一双夜眼，这话说的一点不差，六十开外的人了，如今耳不聋，眼

不花，夜里起来给牲口拌料添草也不用掌灯。这老汉还有个特点，冬天也是光着头，露着胸，从不戴帽子或围毛巾，也不扣扣子，把棉袄一搥，用一条腰带一扎了事。有的年轻人问江河老汉，有扣子不扣，就不觉得冷？江河老汉哈哈一笑说：“这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磨炼出来的。”

上了岁数的人谁都知道，在旧社会，江河老汉在本村地主郑黄脸家当了半辈子长工，喂了十多年牲口，哪穿过一件囫圇衣裳？可那时候老汉就是个天生的乐观派，出门一声唱，背着财主编成词儿唱着骂。成立农业社那年，老汉牵着土改分下的大犍牛入了社，从此当上了社里的饲养员，一直当到了如今。老汉一心操在了集体事业上，牲口喂养的膘肥体壮。见了谁干了损害集体的事，总能跟他吵塌天。用江河老汉的话说，是要让满村人知道他干了丑事，这是对他教育的法法，也让众人往后盯住他。去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个叫郑富的社员，耕完地往饲养院送牲口时，江河老汉发现牛鼻子上穿着根细铁丝，气得他揪住郑富送到了大队，当时只有大队党支部委员刘世盛在大队办公室，刘世盛当下也把郑富训砍了一顿，最后让郑富写个检查交到大队。可是，江河老汉还是不依，后又找到老支书高老松，最后让郑富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查才平了老汉这口气。江河老汉这种热爱集体的精神，使高金山很受感动。高金山觉得饲养院来的人多，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教育社员的一个好场所，所以，他抽空就到这里来和老汉谈谈时事，或是念念报纸上的文章，这样天长日久，江河老汉的思想觉悟更有了提高，眼界也放的更宽了。加上这几年，老汉看到高金山把个二小队的生产搞

得一年强似一年，变成了全公社的先进单位之一，心中越发钦佩起高金山来。见到高金山，就常常想到儿子，儿子春阳也是个小队的队长，对生产倒也操心，对集体也没私心，就是耳朵软，心计差，是个“老好人”，不用说和金山比了，就连他媳妇冬柳也差一大截哩。

江河老汉等高金山走近自己，不等高金山开口，就说：“你听说了吧？工作组进村了……”

“听说了，江河大叔。”高金山打断了江河老汉的话，高兴地说：“我正想去看看何大队长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呐。”

“嘿！咱们俩说两岔岔去啦。”江河老汉说着从豁口里伸过头来，小声说，“工作组刚进村，就有人贴出黑贴子来了，真他娘的气煞人！”

高金山愣了一下：“谁？”

江河老汉说：“谁知道是哪个没头鬼！金山，你可得机密点儿，有人想把枣林庄的水搅混，让工作组摸不着深浅。”

“江河大叔，你放心，工作组的同志是省委派来的，水平高，一定会分清是非。我这就去看看他们。”

高金山说着要走，江河老汉又把他叫住说：“这阵去了他们也不会在大队呆着。老何一进村撂下行李就下了地。我去看了他两趟都没遇上，我看索性吃过黑夜饭咱俩一搭去吧。”接着叹口气又说：“你老松大爷的病又悬乎了，我看你还是先去看看你老松大爷吧。”

高金山听了，心里一紧，急问：“要紧不要紧？我还给他买回来两副草药呢。”

江河老汉说：“我晌午去瞭一遍，他又扎挣着坐起来了。唉！我看悬哪！有人就是恨他不早咽那口气哩！”

高金山一听老松大爷病情添重，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于是二话没说，回头撂开两脚飞快地向高老松家跑去。

在村北头一条小胡同里，有一座垣墙小院，三间坐西朝东的西房。这就是枣林庄大队老支书高老松的小院。

高金山一口气跑进院里，听见屋里有许多人说话，吓得倒抽了口凉气，头上都冒出冷汗。他还在当院里就破声大叫了一声：“大爷！”大步闯进了屋里。

三间小屋里，炕上地下挤满了人。高老松气喘嘘嘘靠着被子坐在炕上。老松大娘在地上忙着给众人沏茶倒水。二队副队长张大恒、团支部书记张金刚、民兵连长刘二愣等人分别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面向炕边围成个半圆圈儿。小屋里毫无紧张的气氛。

高金山一见这阵势，愣住了。

众人也为他那声凄厉的大叫吓了一跳，一齐朝他瞅着。

高金山在当门口愣了一下，忽然扑到炕沿边，抓住老松大爷一只松柴似的瘦干瘦干的手问：“大爷，你，觉得怎么样？”

一阵喘息过后，高老松微微笑说：“没事儿。我知道，你三天不见你大爷，心就发慌了。放心！枣林庄山河不变，旧貌不改，你大爷这口气咽不下去。”

张大恒磕着烟袋锅嘿嘿笑说：“大伙儿结记你，也就是为了这个。”

“哎呀！你们简直不分主次！”刘二愣从地上跳起来，

抓住高金山的膀子，一下把他扭转九十度，同时笑说：“哎呀，你快看，这是谁？”

高金山这时才注意到，在他旁边的炕沿上坐着一个陌生人，花白头发，长眉亮眼，肩上披着一件旧军大衣，此刻正乐呵呵地瞅着他微笑。在这人身后还坐着一位陌生的女同志。

高金山脑子里立刻闪出老松大爷、世盛叔、江河大叔和许多老人向他屡讲不厌的何光单枪闯虎穴的故事。他断定眼前这个陌生人，虽然不象他原来想象中那种神化式的形象，但无疑这就是何大队长何光了。顿时，一幕幕的情景仿佛闪现在他眼前：

那是日本鬼子投降前一年秋天的一个上午，金山娘带着两三岁的小金山，和穷人家的婆姨孩子们，到已经收割过的庄稼地里，拣崩裂在地上的豆子和抛丢的谷穗、玉茭，好为家中填补些吃的。她们正专心一意地拣啊、拣啊，忽然，“砰”地一声枪响，金山娘一惊，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从公路上扑过十几个鬼子和伪军，大声狂叫着：“花姑娘的，大大的有！”别的婆姨们都惊呆了，金山娘急着大声对伙伴们喊：“快，往河东跑！”婆姨们这才带着孩子们拼命地向汾河东岸那边跑，但是，由于惊恐和慌乱，人们就都挤挤扛扛地聚集在一起往前跑，金山娘怕敌人开枪打伤乡亲们，于是，她边跑边又喊：“大伙儿散开跑，不要往一处挤！”金山娘因为那时经常听何大队长和高老松、金山爹他们商量打鬼子的事，所以，在遇到鬼子以后，她的心情比较沉着。当她看到大伙儿都疏散开跑的时候，也抱着小金山拼命地向汾河

跑去，她顾不得水深浅，扑进了汾河里。可是，秋季的汾河，水深浪大，不会浮水的人就有被漂走的危险。金山娘抱着小金山在滔滔的汾河水里挣扎着，忽然身子一闪，失去平衡，母子俩全倒在了河水里被漂走了。鬼子和伪军们站在岸边，看着在河水里挣命的妇女和孩子们，发出了阵阵狂笑。正在这时，从汾河东岸边的树林里，跳出一队人马来，一阵“嗒嗒嗒”的机枪声和“轰隆隆”的手榴弹爆炸声，把鬼子打得人仰马翻，并跳下水里救出了乡亲们，而救起金山娘儿俩的，正是何大队长。

高金山从懂事以后，就听老人们讲述何大队长的各式各样的战斗故事，长大之后，仍然不断听着这些故事，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对何大队长产生了非常敬慕的感情。多少年来，他是多么渴望见到这位英雄啊！而今，终于见到了。高金山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两只明亮的眼睛直望着老何。

“你是何叔叔？”高金山又惊又喜地说。

老何点了下头，扬动长眉，神采活耀地说：“不用说，你，就是高金山喽？”说着，两个人紧紧地握起手来。

老松大娘笑说：“金山哪，这就是你日日盼，时时想的何大队长啊！”

高金山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喜泪，激动的一时说不上话来。

何光也显得很激动，他见记忆中的毛娃娃已长成了高大汉，并已挑起了革命的担子，心中说不尽的欢喜，他上下把高金山端详了一阵，又回头对高老松爽朗地笑说，“老松大